



联合国 大 会



PROVISIONAL

A/42/PV.33

14 October 1987

CHINESE

大 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三十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9日星期五，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莱索托王国国王莫特洛特来希·莫舒舒二世陛下讲话。

——结束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彼得斯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奥马尔·塞先生（冈比亚）

斯坦尼斯劳斯先生（格林纳达）

汤普森先生（斐济）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3点20分开会。

莱索托王国国王莫特洛特来希·莫舒舒二世陛下讲话

主席：大会首先听取莱索托王国国王讲话。

莱索托王国国王莫特洛特来希·莫舒舒二世在陪伴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莱索托王国国王莫特洛特来希·莫舒舒二世陛下前来联合国，并邀请他向大会讲话。

莫舒舒国王：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我们相信，在你的英明领导下——就象你干练的前任一样，大会将不辜负它的义务。

我们还要象去年出色地指导了第四十一届会议审议工作的你的前任胡迈荣·拉希德·乔杜里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和敬意。

我们还要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里亚尔先生表示他受之无愧的敬意，因为他在管理联合国复杂和困难的事务时进行了不懈努力，并肩负和平使命多次前往充满着国际冲突的地区。他担任的高级职务必须时刻跟踪和努力解决这些冲突。充满着冲突的地区如此之多，使我们无法普遍感到安全和宽慰。

战争问题几乎每年都出现在本组织的议程上。这是因为战争不符合人类在地球上的使命，甚至也不符合创造人类的目的。今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和平，因为现代技术已经更新了战争工具，提高了其造成最大破坏的能力。为了使人类充分享受和平的利益，联合国必须拥有它迫切需要的财政和政治手段，终止潜在的冲突局势，避免使它们成为大灾难。只有实现了和平，才可能实现本组织的崇高使命——与人类始终面对的大敌作斗争：饥饿、疾病、无知和无家可归。保护和促进人权、确保人类尊严是联合国肩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使命的基石。

我们再次来到联合国大会，重新表示我们相信本组织的崇高理想，并重申忠于

《宪章》的原则。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呼吁某些会员国重新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些国家不是故意拒绝遵守本组织的决定，就是阻挠本组织的和平使命，由此一再违反了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宗旨。由于这些违反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不够有效的组织，尤其是在国际和区域冲突领域。公众继续对本组织持冷淡的态度，好象这是本组织自己的过错，而不是安全理事会少数将国家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的强大的常任理事国的过错。

在那些减少了对联合国决定干涉的领域，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尤其是在卫生和教育领域、以及其他特别机构进行的活动中。联合国需要全体会员国在财政和政治上予以充分支持，尤其是在努力促进和平与裁军、建立一个更平等的国际秩序等方面。

我们都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两年前我们有幸在大会讲坛上发言以来，世界政治局势并没有得到改善。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倾向依然存在；自1945年以来，至少有150起地区战争沾污着世界政治版图。这些冲突所夺去人的生命比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多几百万，这足以概述出我们世界今天令人遗憾的状况。

请允许我们在这一讲坛上谈谈莱索托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目前面临的某些严重的痛苦问题。

莱索托是一个小国，完全被南非共和国包括着，并且象大多数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仍然接受着迫切需要的外国援助。由于这一险峻的地理位置，加上对外国援助的依赖，莱索托象大多数小国一样，是带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前来这一讲坛的，完全有理由冒昧地自由谈出自己的问题和困难、困境和窘境。我们觉得，我们迫切需要提请大会注意所有这些问题。

我们大家知道，小国在自由地表达它们所关心的问题时面临的那种困难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基本和根本的原则之一就是向所有会员国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论坛，并特别为小国提供一个在不害怕产生报复性后果的情况下与大国交往和参加的场所。尽管有这条基本原则，但莱索托和所有其他小国受到很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它们符合那些它们应该表示感激的国家的愿望和利益，要么什么都不说，要么只说那些讨好的话和要求它们说的话。

历史把我们摆这样一个地理和经济位置上，我们完全被南非共和国一个国家包围，这种处境对莱索托来说是独特的。我们从政治局面的内部看到它从1910年要求召开国民大会以确定该国的未来和要求所有人参加国家管理一直演变到今天社会、经济、种族和政治冲突发展到暴力对抗。作为南非的一个邻国和国际组织的成员，我们越来越关切、焦虑不安地目睹该国和我们次地区其他国家中的事态发展。1910年正确的政治方向，即保证在当时的愿望和政治体制中容纳南非黑人多数并拒绝将肤色作为决定人的价值的基础，本来可以确保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健康发展的幸福、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这是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

目前的形势是，该次地区的所有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为南部非洲争取幸福和繁荣的未来的艰苦的斗争。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成员国来说，这是一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制定将确保其经济依靠集体安全持续发展战略的斗争。这是一场其根源在于人的痛苦、人的贫困和生命方面付出的沉重代价经常被其他的国际利益、关心的问题和优先事项搞混甚至被歪曲的斗争。这是一场肯定是大会面临的当今最紧迫和悬而未决的道义问题之一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将不仅给我们南部非洲国家而且给整个非洲带来深远的后果。这是一场国际社会如果有政治意志就能够公正和早日结束的斗争—因为国际社会有这样做的能力—，以便减少这场斗争所造成的痛苦，并避免另一种选择的后果，这就是进行一场长期的暴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大家在今后许多年中将得不到南部非洲的和平、政治和经济稳定。

莱索托的地理位置使其国家和领土完整、行动自由和谋求更加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发展的权利面临特殊的挑战。这些挑战及其对作为主权国家的小国的权利带来的后果只会加强我们与那些正在为争取早就被大多数大的、富裕的和强大的国家所获得、珍惜和尊重的人权、人的尊严和公正进行斗争的人民的团结。我们将履行根据各种国际公约承担的义务的时候严格遵守其中的条款和条件。因此，我们希望所有有关国家在履行它们的义务中与我们进行充分的合作。

我们的义务感，有时加上面对莱索托地位的现实所产生的沮丧的心情，只会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南非多数、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邻国和朋友的事业。我们的政策符合并将继续符合《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所体现的政策，所有这些文件禁止种族主义和基于权利、财富和政治控制的所有形式的歧视制度。我们还致力于不结盟运动的原则，致力于作为《自由宪章》基础的原则，并致力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其前言部分承认所有非洲国家有责任尽一切力量确保消除种族隔离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我们地区的冲突在人的生命的痛苦和人格受到侮辱方面的代价和不稳定的代价远远超过如果种族隔离立即被废除后我们大家将感觉到的代价。除了在人的生命方面造成的无法估计的损失之外，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估计，在1980年至1984年期间，对我们经济的破坏使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损失了120亿美元，其中40亿美元是由于直接的战争破坏所造成的。这些损失继续在增加，超过了向我们的国家提供的外国援助的总数。对急需将所有资源和精力集中到实现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并消除贫困的国家来说，这种损失实际上阻碍了任何这种发展，同时还破坏了我们在国内外的信誉。因此，我们地区大量的经济潜力仍然没有得到发掘，我们继续遭到公开和秘密的经济制裁和经济讹诈。

今天，我们呼吁大会所有成员积极、紧迫地开始寻求最有效的方法以帮助我们在南部非洲的所有国家开始为建立一个基于大会珍惜和铭记的原则的更加幸福、新的、种族隔离以后的秩序奠定基础。因此，我们将要求通过发展更加牢固的关系

制订旨在减少不必要的依赖、发展南部非洲国家发展协调会议的集体安全并促进自力更生的持久经济的积极的方案和战略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立即提供国际支持。如果国际社会在积极地阻止颠覆我们国家的所有努力的同时支持这些目标，这种支持将是给我们地区的所有国家带来预期的变化的另一个和平措施。莱索托的经济和政治未来依赖于其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中的成员国地位和通过它得到的有效的帮助，因此对莱索托来说，这是确保对维护和加强我们的民族特征必不可少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完整的唯一机会。

除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之外，支持我们对不结盟运动的义务将会得到很多好处。确保真正的和平与自由不受军事威胁和经济讹诈只会给我们的地区带来真正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如果客观地检查一下不结盟运动的基本原则，人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原则的结盟是没有任何真正危险的。非洲正在寻求建立在结合当地风俗和文化因素以及世界价值为基础的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形式的组织。不管是对目前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成员国还是我们的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兄弟姐妹来说，大会所有会员国采取强有力的人权姿态只会增强在整个南部非洲特别是南非实行和平变革的前景。

当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谦卑地请求大会根据当今的新的现实和新的危险重新审查生死攸关的问题，并力求施加国际压力的真正影响，以便现在就为实现将给南部非洲带来真正和平与安全的解决进行谈判，因为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也许不会再有这样一个机会了。

我们希望本届大会认识到，这不再是一个是否应当拆除和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问题，因为我们南部非洲正在讨论的是将要如何取消它，什么时候取消它，根据谁的时间表以及在什么样的外来参与和帮助下取消它。因此，对我们南部非洲的全体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不要以任何东西方冲突的观点以及从意识形态或结盟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我们当今斗争的现实。

在南部非洲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所有国家和种族之间存在的关键的和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实现只能是有利我们全体人民的经济繁荣与稳定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任何一个国家集团的经济经验和专业技能，也需要其他国家集团的积极参与和技术。我们面对着一种不能与一个国家或一个统治者消亡的殖民后时代相比的局势，许多年来，我们都懂得并承认，我们最终都将学会一道生存，否则我们将一道毁灭。谁也没有被要求另择他路，因为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相互需要；多数国集团希望少数国集团留下来，而且不感到受威胁或被压倒。但这种事态只能通过全体国家享有共同权利的方式以及给予一致达成的方案之上的普遍保证和认真制订的保障所有人权利的参与、共享和代表的制度才能实现。

这绝不是白日做梦；而是至关重要和紧迫的必须条件，我们希望看到国际社会积极合作，以保证在最近将来就这种过渡性问题举行谈判。这并非易事，但如果我们要避免那些加以考虑或允许其发生就使人感到恐惧的选择，那么这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鉴于本地区的特殊与脆弱的局势，莱索托必须特别呼吁人们认识到该地区的特殊地位及其特殊的政治和经济需要。我们极为需要更多的和具体的国际援助，以使我们取得——在经济和政治上——一定的自力更生，以便缓和我们的依赖程度，目前这种程度使我们处于风雨飘摇的地位，限制和破坏了我们实现加强、保护、以及捍卫我们主权与国家完整而作的真正努力。我们已经有了愿望，但是目前我们的手段还不充足，因此我们提出这一特殊的请求。

当今的世界充满紧张与冲突的爆发点，柬埔寨和阿富汗人民多年来一直成为战

争与悲痛占领的受害者。 莱索托是一个小国，它在历史上也经历过战争与领土沦陷的苦难，我们严格遵守不干预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因此我们认为，当我们要求外国部队撤出这些国家和很多其他国家，使其人民享有和平、我们是站在较高的道德基础之上的。 我们要求这些国家的主权不结盟地位受到一切国家的尊重。

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的遭遇是长期和痛苦的。 很明显，空谈没有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很多安慰。 中东的局势现在需要所有有关方面的大胆和富有想象的主动行动。 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召开一次关于中东局势的国际会议，使冲突各方在平等和无先决条件的基础上参加。 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在得到承认和安全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己家园和最终获得独立与主权的权利，这些是持久和和平的解决中东危机的基本要素。

如果我们不对海湾目前的局势表示强烈的关注，那将是一种失职。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兄弟残杀式的战争无论起因如何，已经持续如此之久。 我们之中有些人几年来只能无力相助地眼看着由共同的文化传统、宗教和信仰连在一起、同是联合国的会员国的两个伊斯兰国家以其微薄的资源来毁灭对方。

摧毁经济设施和破坏该地区航运的现象继续有增无已。 正象在所有战争中一样，今天外国大国也深深卷入这一战争。 目前，外国大国寻求让安理会对伊朗实行制裁，对我们来讲，实行制裁等于在另外一条战线上宣战。

我们完全支持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决议要求在这场造成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冲突中实现停火。 我们怀着巨大希望注视着秘书长在这一麻烦地区的使命。 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使这两个同我国享有兄弟般关系的国家实现持久和平。

我们为美国和苏联最近达成的关于在西欧消除中程导弹的协议而深受鼓舞，这一有意义的事态发展应当得到欢呼，因为它标志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结冻，

以及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明显缓和。

世界经济局势的现状使我们得不到任何安慰，特别是因为它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严重打击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净转让的令人吃惊的水平和不断升级的比例。远未得到解决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扩大的债务危机，仍然是对经济增长的严重限制。这一点与世界贸易的情况——发达国家在其中正在实行限制性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造成了我们第三世界最令人失望的经济局势。

目前的国际经济局势是由当今显然极不公正的经济和财政秩序造成的。莱索托是发展中国家之中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但我们拥护尽早恢复停滞不前的南北对话。我们还认为，有意义的全球经济谈判势必会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不安全状态。因此，我们呼吁发达国家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

我们看到，最近召开的关于裁军与发展间关系的国际会议已得出非常令人鼓舞和有益的结论，我们希望一切有关方面也将这样看待这些结论。我们认为，过多的宝贵资源正在浪费于重新装备以及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方面，这些资源本来可以更有益地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以便缩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

主席：我也代表大会感谢莱索托王国国家元首刚才作的重要讲话。

莱索托王国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在陪同下步出大会厅。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彼德斯先生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主席先生，就任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你在职业生涯中所显示出的卓越才干将导致本届会议取得重大成果。

我要借此机会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胡迈荣·拉希德·乔杜里先生的赞赏，他卓有成效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一届的会议。

我们还希望表明，我们支持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设法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冲突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尽管有时这些努力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这方面，没有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真正努力地进行和平合作，便不可能实现持久的解决。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东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小国。象出席大会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我国是战后非殖民化进程的产物。我们于1979年取得独立，并于1980年加入联合国。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状和我们对周围世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座的代表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位于热带的小岛，面积为133平方英里，另有大约40个更小一些的岛屿，在加勒比湾外缘100英里上排列开，这样他们便可以对我国得出一个印象。圣文森特狭长的沿海平原和内陆山谷，加上6个格林纳丁岛屿，养育了110,000文森特人。他们还应考虑到，在这个国家里，半数人口年龄在21岁以下，失业率目前为总劳力的30%左右，而过去两年来，它的主要出口作物曾三次毁于热带风暴，这个国家没有一处国际机场来为它最重要的部门—旅游部门提供服务。这就是我国的一些基本情况。

然而，在本组织的记录中，却几乎找不到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任何要求特殊

关照的请求。作为长期具有民主和法制传统的加勒比英语地区的一员，我国人民仅仅在100余年前刚从奴役制和种植园制度下解脱出来，而这一制度要比今日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更为恶劣。非殖民化的风暴切断了我们与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在没有适当准备或经济保障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赖自己的精神力量和智慧以求生存。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目前由我国总理，詹姆斯·菲茨·艾伦·米切尔阁下领导的新民主党治理，两个月前，总理在向议会提交年度预算时，分析了我国在今后一年里所面临的问题，最后讲到：

“政府预期，在新的一年里，我国人民的情况会有好转。伴随而来的将是新的困难和新的决定，但我国人民是智慧、勤劳和志向远大的人民，我相信，我们将在适当的时机作出适当的决定。”

尽管我国面临种种困难，但有时也会看到希望的曙光，例如，在1987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关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咨询报告中指明：

“过去几年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在财政方面取得了重大改善，促进明显地恢复了国营国民商业银行的金融地位，大大加强了该国对外支付地位。”

“和平与正义”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一个世纪以前选定的座右铭。因此，以《宪章》为其基础的联合国自然对我国政府和人民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宪章》的理想便是努力促进和平与正义。

我们这个组织产生于艰苦的战争经历和人民的痛苦。自从四十三年前诞生以来，它代表了并且今天仍在代表着人类的最高愿望和目标。《宪章》中载有人类最高理想的结晶，诸如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和平、自由、社会和经济的正义。《联合国宪章》是本世纪取得的杰出成就，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在我们接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人类生存的最大希望在于它是否有能力把《宪章》从一个单纯的法律文件变成我们法律制度和我们心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和有力的原则。

和平是实现文明成果的一个基本条件。军备竞赛、地缘政治和地区性冲突和紧急局势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我们也就有多大程度上无法实现进步的目标以及在较多自由的情况下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准。和平与发展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以此类推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没有什么人否认这一点。

因此，我国代表团同出席这个大会的所有其它代表团一样欢迎美国和苏联最近宣布的一项原则协议，在全球消灭陆基中程核武器。我们希望超级大国间的这个历史性协议是新的一天中地平线上出现的第一个迹象，之后将是全面消除所有核导弹，包括中程导弹和战略导弹，而它将在这个充满战争的星球上迎来一个和平的时期。

尽管在超级大国间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与季节相反的解冻，国际局势仍然是非常不稳定和爆炸性的。必须保持现在的势头，以便实现更持久的全球局势的缓和。

在我们那个地区，今年8月中美洲五国总统签署的《危地马拉协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和令人鼓舞的发展。哥斯达黎加根据孔塔多拉集团和其支援集团的非常宝贵的工作而提出的倡议值得我们全力支持。

我国同样欢迎去年在哥伦比亚共和国签署的《卡塔赫那条约》，该条约为加勒比的圭亚那和伯利兹成为美洲国家组织成员打开了道路。

海湾地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急待实现和平解决。我们支持秘书长为找

到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我们呼吁伊朗和伊拉克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尊守安理会关于停火的第 598(1987) 号决议的条件，最终结束这场失去理智的屠杀。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举行一次中东会议的主张兴趣越来越浓。安理会第 242(1967) 号决议和第 338(1973) 号决议中已经有了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他必须包括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有权在安全的边界内存在；包括巴勒斯坦人民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包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以及以色列撤出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

阿富汗和柬埔寨仍然处于外国的占领下。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对阿富汗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我们还对东南亚国家组织各国、越南和柬埔寨各派之间增加接触和正在进行对话感到鼓舞。

阿富汗和柬埔寨都是小国，它们仍是较大和较强邻国的侵略和非法占领的牺牲品。这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国代表团同意国际上的一致意见，要求所有外国军队从这些国家撤出。阿富汗人和柬埔寨人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威吓的情况下决定他们的命运。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增加南北朝鲜之间的对话。只有对话和谈判才能实现两方观点的调解。两个朝鲜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必须对谅解和诚意所取代。这肯定不是一个民族的能力所不及的，它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却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¹⁾

我们支持秘书长帮助塞浦路斯两族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为塞浦路斯问题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而作的努力。

我们同样相信，谈判解决是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唯一可被接受的解决办法。

在一个没有发展或存在经济不平等的世界中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当前的全球性衰退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地动摇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东加勒比岛国那

样的开放型小国经济。 国际经济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时期，必须为棘手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例如债务危机、不平衡的贸易条件、国际货币不稳、发展中国家令人不能接受的高水平失业。

需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一致的态度。 采取的解决办法必须使所有国家，包括大国和小国都可能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技术和新机会中得到好处。 在这方面令人感到鼓舞的迹象是最近结束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次会议和 1986 年 9 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开始的乌拉圭回合。

我们时代一个令人奇怪的反常现象就是全球性的把宝贵的财富浪费在军火上面，而各地上百万人民遭受文盲和贫困之苦，死于营养不良和饥饿。 今年 8 月和 9 月在纽约举行的关于裁军和发展问题国际会议提醒了我们注意这些严峻的现实。 这是一个道义问题，它触及了人类生存的基础。 除削减军费开支外，紧迫需要的是把这些资源用于消灭饥饿和疾病，包括致命的爱滋病威胁（后天免疫不足综合症），以及为有关环境的紧迫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将支持本届大会为正确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一切主动行动。

东加勒比国家为实现政治和经济一体化提出了一个新的倡议，旨在利用我们十分有限的资源为我们人民提供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 现在正在认真考虑把统一作为地区的发展战略。 更宽范围内的活动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因此从这样一个联合中可以得到的好处是明显的。

人类努力的真正目标是发展与幸福。我们在国内及国际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以这些为目的，正如《联合国宪章》中所声明的那样，重申我们坚信基本人权，坚信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坚信所有男女和大小国家的平等权利。J平等权利。

当今，对这些权利最完全的剥夺或最严重的侵犯莫过于南非法西斯主义政权罪恶的种族隔离的作法。这一问题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南非根本无意消灭不道德的种族隔离制度。他加强了对于其国境以内及邻国的被压迫大众的恐怖和残酷的行为。局势越来越具有爆炸性。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的制裁。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团同样谴责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呼吁通过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我国代表团谴责所有形式对人权的侵犯，不管是社会性的还是政治性的，谴责一切形式的不容忍不管是基于宗教、肤色或阶级的原因。

最后，我国代表团为该辩论获得成功向您主席先生，表示祝贺，并保证全力支持您完成大会本届会议剩余的工作。

我们应当放弃这样一种看法，即联合国已经失败了；因为联合国在众多的国际合作领域内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尽管联合国或许不能代替这个世界来进行谈判，但他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来进行谈判。历史赋予我们沉重的负担和重大的责任，当我们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应当加倍努力实现《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各项目标和理想，及和平、发展、幸福和所有人类的爱。我们面临的任务艰巨，不容浪费任何时间。我们现在就应当行动起来。

赛先生(冈比亚)：首先，请允许我向您，主席先生，表示我衷心的祝贺，祝贺你当选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我国代表团坚信您作为具有众所周知的领导才干的出色的政治家将一定能够指导我们本届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坚信本届会议将继续四十一届会议以来的良好工作，甚至加速在那次会议上产生的

势头和进展。

谨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胡迈荣·拉希德·乔杜里先生表示我们对他当之无愧的赞扬，他有效地、负有尊严地主持了第四十一届会议——这届会议将毫无疑问被作为本组织最关键的会议之一被纪念。

最后，主席先生我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为本组织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不断为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良好意愿和相互理解而进行值得称道的努力。

我们现在进入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过去25年来各国不管是独自的还是集体的面临着各种危险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同样，全球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冲突、争端和普遍的不稳定。冈比亚认为这些消极倾向和发展都严重的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就在两年前，在祝贺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阁下就在这个讲坛上明确的提醒过我们尽管联合国在许多人类努力的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举行这次纪念活动之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着持续的悲剧。尽管在过去两年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贫困、饥饿、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仍在威胁着世界上成百万人民的生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愿在此简短的回顾一下一些应当引起本届大会各个代表团十分重视的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当然我不会忘记这一事实，即大多数我前面的发言者已经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出绝、详细的分析。因此，我只想谈一些必须不断强调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十分遗憾的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在执行我们各自的或集体的发展政策时所遇到的困难，由于国际经济气氛仍然十分暗淡而变得更为复杂了。造成这种不利气氛的原因是贸易条件急剧恶化，高利率，缩短偿还期限，

还债负担日益沉重，这些问题由于初级商品价格急剧下跌而变得更为严重了。

发展中国家总得来说其经济形式仍然表现出负增长的迹象，尽管最近几年来作出了痛苦的牺牲，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仍在下降。

这些倾向的背后是在本十年的初期全球性大衰退带来的严重局势。世界经济 增长明显减缓，对国际贸易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商品价格不断下降和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增长，投资和增长的积极性都大大下降。面临这些巨大困难，发展中国家由于出口收入大大减少，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发展努力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现象。

因此，我国代表团坚信，有必要采取经济防御措施和重新估价世界经济局势，因为，目前的经济危机显然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公正的。

人们还记得，全球经济瘫痪的威胁迫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于密切合作的必要性方面。尽管人们自然地注意到有必要采取协调的国际行动，解决现代国际经济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仍然十分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由于发达国家顽固拒绝满足人类多数的基本需求而造成的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我们认识到，人类有远见、有能力保障维护世界和平和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我们更相信，狭隘的自私利益是实现这些全球目标的主要障碍。

但令人满意的是，我们在非洲大陆上以更大的决心开始执行一项为生存和发展的行动纲领。我指的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行动纲领》，该纲领是由联合国大会在去年5月召开的关于非洲问题特别会议上通过的。

我们大陆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主要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冈比亚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注意到这一事实，一直在执行经济复苏计划。为了对付不断恶化的经济局势，冈比亚政府于1985年中期通过了一项全面经济复苏纲领，在恢复国内和国外财政平衡的同时，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该纲领的具体目的是，在1986／87至1988／89年度期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3.3%，同时到1988／1989年度将1985／86年度的年通货膨胀率35%降低到10%以下。

在对外部分，该纲领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官方外汇储备，减少庞大的拖欠外债偿付额，通过重新达成协议和及时偿付无法再拖欠的债务而同债权国关系正常化。

我国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开展了一项旨在减少国内吸收和促进产量增长的战略。该战略为了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恢复外债偿付平衡，通过适当的财政、金融、兑换率、定价和外债政策强调谨慎的需求管理。为了发展生产部门，经济复苏纲领想要通过主要在农业、制造业和渔业等方面制订恰当价格和其他鼓励措施来促进私有部门的积极性。为了提高公有部门的效率，该纲领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雇员，重组文职行政机构，使主要公共企业合理化和减少此类企业，并更为严格的选择项目，以提高公有部门的生产力。

在执行该纲领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迄今为止，冈比亚的经济和财政情况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纲领规定的目。1986／87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估计为6%，而纲领的目标为3.3%。同时，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从1985年／86年度的70%下降到约20%。在1986／87年度，除去官方转让，对外往来帐户扩大到约4,000万特别提款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超出纲领目标500万。除去预计造成2040万特别提款权赤字的例外借款，整个收支基本平衡。官方外汇储备总额加上减少拖欠外债偿付额之后达约3500万特别提款权，纲领的初期目标是550万特别提款权。

我必须承认，鉴于我们人民所作出的牺牲，这是个十分痛苦的进程，但令我们感到庆幸的是，目前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感到鼓舞。

尽管我们各国作出了努力，但国际社会没有积极地向该大陆增加官方发展援助，没有充分地解决非洲负债这一严重问题的迫切需要，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担忧的。

我们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由于偿付债务的沉重负担而受挫。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重视严重的债务负担和国际商品价格持续下降等问题，我们为振兴脆弱经济而作出的努力将是无效的。

外债危机问题已经到达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正如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第41／202号决议所承认的那样，债权国和债务国、多边金融机构和国际私人银行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才能找到解决债务问题的持久办法。召开一次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更为迫切。严峻的事实是，虽然债务国愿意偿还债务，但他们在目前经济情况下却无能力这样做。因此，我们敦促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立即召开这样的会议。

在此，我愿赞赏加拿大、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国所表现的姿态，这些国家已经决定取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或者将贷款转换成赠款。我呼吁国际上所有提供援助的国家更加注意非洲的债务问题，帮助减缓这一严重灾难，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来配合我们的复苏努力，改善渴望美好生活的人民的命运。

萨赫勒地区十多年来一直遭受严重的干旱，由于我国处于这一地段，我必须要阐述一下解决确保粮食、控制干旱、沙漠化、以及水源发展和管理等问题的必要性；如果不阐述这些问题，就是失职。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复苏努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国代表团坚信，如果干旱严重的国家不能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是在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下——，我们为了人民的福利而提高农业生产和鼓励粮食自给自足的目标就不会实现。

我国代表团满怀希望的期待着一年前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所达成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开始。我们希望新一轮谈判将大大扭转目前的国际贸易趋势。我国代表团还对联合国第七届贸易和发展大会的结果以及最后文件的通过表示满意，这一最后文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承诺：根据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需要来处理多边贸易中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深受鼓舞的注意到这一事实：非洲国家的特殊需要已成为7个工业国一年一度会议的注意中心。最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在威尼斯达成的关于非洲债务问题和向非洲大幅度增加特别贷款的协商一致意见。国际开发协会第八次增资得到了全面的支持，这也使人充满希望并深受鼓舞。

我们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在最近与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理事会年会上，联合王国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阁下在发言中强调指出需要采取特别行动帮助最贫穷和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我们希望这一重要而及时的建议将得到迅速有力的执行，以得到国际捐助社团的通过。

毫无疑问，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我们的相互依赖使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都能够全面参加国际贸易和交流，并从根本上致力于社会正义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样，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取得持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在经济问题继续引起许多国家的注意的同时，地球上许多地方的严重的政治问题仍然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在这些问题中最具有爆炸性的是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

我们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并都同意必须消除这一制度，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感到关注，而且感到深深的不安，因为对通过一个消除种族隔离的普遍方法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当我们继续在进行没完没了的辩论时，南非的黑人多数仍然处在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镇压和迫害的阴影之中，比勒陀利亚政权这样做是公然无视作为联合国基础的最根本的价值和理想。国际社会没有能够就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所必需

的全面的、长远的措施达成协商一致。但是，虽然面临着无理逮捕，不经审讯的监禁和滥杀无辜，包括宗教领袖、妇女和儿童，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有力领导下，英雄的人民大众仍然决心继续为消除种族隔离而斗争。

我国政府强烈地、毫不含糊地谴责毫无意义的屠杀和继续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行为。我国代表团将积极参加任何旨在最终结束种族隔离的实质性讨论和国际共同行动。同时，我们认为，对付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唯一明智的方法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对它实行强制性制裁。

我们还认为，为了创造有利于和平对话的气氛，尼尔森·曼德拉及其他被监禁在南非监狱里的政治犯都必须立即、无条件的获得释放。

我国代表团仔细的阅读了美国国务卿最近对促进国际谅解商业委员会所做的讲演。我们认为，这一关于南非局势的重要发言在方式与内容上都是积极的，因此，可以作为南非所有有关各方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充分参与下进行谈判的基础。我还要指出，任何决议提案如要得到认真的审议，就必须得到前线国家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支持。

我国代表团还对邻国纳米比亚的局势感到悲哀，比勒陀利亚仍然在那里顽固地向安全理事会进行挑战。很明显，南非正走向灾难，它有意的挫败了所有旨在向一个多种族社会和平过渡的努力。虽然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内做出了集体努力，以通过许多决议的方式对上述领土行使权利，南非拒绝了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在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问题上服从安全理事会，但它并未受到惩罚。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条实行强制性制裁。

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南非的邻国，特别是前线国家，已成了比勒陀利亚政权残酷侵略和骚扰行动的人质。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强烈敦促国际社会给予这些国家援助，以保证它们的领土完整和独立。

持久的巴勒斯坦悲剧触动了所有对自决抱有信念的人的心灵。我国代

代表团认为，尊重巴勒斯坦人自决要求是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的必要先决条件。我们认为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局势令人震惊而不能接受。因而，本着这一精神，我们认为在联合国的组织下举行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是就这一严重的人类悲剧寻求持久解决的重要一步。这样一个会议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与其他冲突各方平等的基础上的充分参与。

黎巴嫩局势是另一个正在继续的重大的悲剧，这一悲剧违反了所有既定的国际准则。我们认为，黎巴嫩人民现在应该实现他们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愿望了。为此，我们呼吁所有外国部队撤出黎巴嫩领土并要求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独立。

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海湾战争继续是我国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确实，是我国总统达乌达·贾瓦拉阁下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因为双方之间的敌对局势已持续8年了，现在又发展到了灾难性的地步。冈比亚总统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平委员会主席，从1984年起就一直积极致力于这一艰巨的调解进程。但是，这一地区的最近事态发展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失望和焦虑，这些事态发展进一步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欢迎并赞扬当前秘书长关于早日结束这场人类悲剧的倡议。

关于东南亚局势，我国政府完全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在作出的努力，我们认为，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违反了《宪章》中规定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践踏了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和柬埔寨人民的自决权利。柬埔寨的年轻人是在战争和压迫的阴影下度过的自己最美好年华的，应当使他们有机会决定自己的命运。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科多维斯先生作出了崇高的努力，在经过8年的外国统治之后，依然没有找到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迅速的以和解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唯一有把握的途径是所有外国军队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无条件的撤出。因此，我们敦促那些对持续的敌对行动负有责任的人承认阿富汗人民行使自决的权利。阿富汗问题是外国占领的问题，只要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人民就将很快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历史曾一再证明这一点。

我国代表团深切感谢巴基斯坦政府以建设性态度参加了日内瓦间接会谈并给予在巴基斯坦的数百万阿富汗难民关注。

朝鲜的统一以及南北朝鲜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尤为关切。 我们相信，双方之间以对彼此的利益作出承诺为基础进行的对话将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 最终促使问题得到解决。

尽管联合国早在 1948 年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但近 40 年之后的今天，世界上还有数百万人民依然被剥夺自己的公民、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利。冈比亚认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最近由非洲各国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会议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人权与人民权利委员会充分代表了世界各国的良知。 我们在人权领域负有的责任，超越了自私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的狭隘界限。 我们的任务是在任何出现践踏、威胁或以其他方式削弱各国人民权利的地方维护和促进这些权利。

我国代表团强调认为，现在是结束世界上数百万无辜的人民被剥夺生活与自由、遭受残酷痛苦的时候了。 在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总统领导下，冈比亚对保护和尊重人权作出坚定的承诺。 这一承诺是建立在我国国内法的稳固基础之上的，是决定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是冈比亚民主制度的基础，也促进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在自由和安全的气氛中，个人才能有效的对所有人的集体利益作出贡献。 确实，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和种族主义的斗争是提高人类尊严的另一种尝试。

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这是一个在经济上无从把握空前的时期，贫富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也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出现政治危机的时期，自联合国建立以来，和平尽管十分脆弱，却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在这一时期，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然而，仍然存在着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些希望，因为真正渴望和平的人的数量要比邪恶的势力多。 同时，由于我们都希望通过和平方法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我们依然有联合国，在对发展与和平的追求

的激励下，我们可以加强和更好的利用联合国以及各区域性组织，以便将概念变成行动，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然而，我也要立刻补充，只要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继续从经济、政治和战略私利的狭隘角度来看待巨大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就无法造成很大的具体影响。

斯塔尼斯劳斯先生（格林纳达）：格林纳达是在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天发言。但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仍然要表示十分高兴地看到你以信心和能力主持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的会务。

许多代表团已经对你杰出的前任出色地主持了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的工作表示了赞扬和感谢，我国代表团也同样对他表示赞扬和感谢。

格林纳达代表团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向秘书长表示热烈的敬意，他在寻求和平过程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表现出了极大的外交才干。我国代表团向被任命为负责政治与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李德大使表示致意和祝贺，他是位态度友好、知识渊博的人士。

当大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结束时，通过了许多决议，解决了许多问题。联合国大会对此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然而，当大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开始时，某些长期以来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我在下面将谈到其中一些问题。

“和平”这一字眼在这个大会堂回响和荡漾，其频率几乎震耳欲聋。而情况也应当如此，因为世界目前最需要的是和平。如果对人类而言，和平依然是遥遥无期的事，那么象达摩克里斯剑一样威胁着世界的核战争的威胁将继续增加人类成为濒临灭绝的动物的可能性。

从全球看来，和平并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和平是在一种叫做“正义”的力量推动下，使某些地缘政治、社会、道德、经济和物质上的力量等等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达到这种平衡状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因为有如下原因。

在自然科学范畴内——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存在着相应的方程式和公式以解决问题，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和平、正义、安全、道义和其它世界性问题的情况则不同了，没有什么可供比较的方程式和公式。因此，必须求助于理智、理解、良知、道德、过去的经验、妥协、善意等等才能解决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那些极少的全球性问题。因此就不免陷入困境。

在运用外交的艺术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的实践中，外交的艺术包括一些组成部分——联盟、妥协、对抗、排斥等等——为了解决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些危险的问题，必须小心翼翼地平衡地运用这些技巧。至于何时运用，什么时候运用，在什么地方运用以及为什么运用这些技巧就成了外交的艺术和挑战。

我国代表团也深切地关注一般性辩论中所提到的一些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两伊战争在1980年开始的时候是一系列边境冲突，现在已经上升为全面的陆海空战争，尽管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为调解这场争端进行了许多努力。人们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所关心的问题有，对民用目标的进攻；违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化学战争；如何对待战俘的问题；以及对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贸易和经商权利的干扰。波斯湾的现状充满了不祥之兆和危险的后果。这种局面不应该继续恶化下去了。

南非推行的万恶的种族主义政策——种族隔离制度——至少35年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主要关心的问题。种族隔离制度是系统的种族主义，因为这种制度是残酷和不人道的，在文明社会中不应有的。安全理事会把这种制度定为危害人类罪。格林纳达总理，赫伯特·布莱兹阁下在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发言时，把种族隔离制度称为“制度化”的非正义行为。他说：“因此，必须

采取紧急联合行动以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少数人统治的灾祸，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格林纳达外交部长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指出“格林纳达将竭尽全力，根据自己的政策，支持国际社会争取铲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实现多数统治的一切行动。”（A/41/PV.32，中文本第4页）。

今年，我们要庆祝一位格林纳达爱国者，深受人们怀念和爱戴的T·艾伯特·马里肖诞辰100周年，他在1917年写了一部题为《文明的循环》的丛书，这是格林纳达文库中的一个真正文学瑰宝，他指出文明世界在将来必须与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做斗争。我想强调的是，这本书写于1917年，远在许多非洲国家独立之前，同时比联合国成立还要早得多。马里肖的许多历史作品，都猛烈合情合理地攻击了简·斯马茨将军，此人是当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早期缔造者。马里肖这个具有预言家眼光的人于1917年在殖民地就独自一人的高声呐喊反对当时被认为是正常和宽厚的政权。今天，南非的政权是地球上最不正常和最可恶的现象——是少数人的暴政，是对多数人的恐怖统治。

外债问题，以及特别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后果，十分恰当地表明，国际社会和安全是如何受到一个具有可怕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的局面威胁的。债务的还本付息和偿债问题给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就象是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了一块大磨石。既然债务的还本付息是债务国的法律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那么，债务宽缓问题则是某些债权国应该从人道和道义的角度考虑的问题，他们根据现在的全球形势，也许可以作一些公道的事，这很简单，就是把他们曾经从社会所得到的东西再还给社会。历史上充满着许多例子都证明剥削和非正义将产生债务问题。

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来说，它们的社会和人道计划由于债务的还本付息和偿债问题而搁置一旁，在这里可以引用一位社会经济学家的刻薄而幽默的话：有些经济制度的内在坏处是不平等地分享幸福，而另一些经济制度的内在好处是公平

分享苦难。总而言之，如果外债问题在继续恶化，那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要受到损害。

格林纳达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最小的发展中岛屿国家，对于发展中岛屿国家有着特别的兴趣。

大约三年前，1984年12月18日，大会通过了题为“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具体措施”的第39/212号决议。这个决议重申需要进行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具体行动，以及以前所通过的五项决议。除此之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贸发大会）也通过了三项决议呼吁国际社会认识到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点和困难，并对它们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不幸的是，大会只在1986年12月5日通过的第41/163号决议中要求秘书长起草一个全面的报告其中包括一些具体的建议，以保证大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能够出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利益，审查那里的局势并采取相应的行动，除此之外其它方面没有任何进展。格林纳达代表团怀着深切的希望，期待着第四十三届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关于发展中的岛屿国家的特殊需要，我国代表团想起中国伟大的圣人和哲学家孔子的话：给人一条鱼，你只能满足他一天的需要；教会他捕鱼，你就能满足他长期的需要。

在中美洲，五国总统最近做出的和平倡议导致了8月7日的危地马拉协议的签署，这归功于他们的远见，正确的判断和善意的精神。该协议所带来的一线希望，一条门缝都应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性文件在经过审查、研究并在必要的地方进行修改以后，可以成为争取该地区和平的基础。用武力和暴力解决争端是不符合时代的，是危险的。公理和理性要求姐妹共和国在国家内部和国际上和平相处。

在中东，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已经相持了一段时间，现在正逐步进入一种长期的，缓慢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可能使整个中东局势复杂化。自决权利的说法是有效和无可争议的。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这一将近40年的既成事实——在安全的边境内生存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充分地确立。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生存的事实，对此，不应提出任何疑问。同样，巴勒斯坦人民回到安全和承认的边境内的家乡的权利也是一个有效的原则。巴勒斯坦人民回到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的家园的要求是一个历史的，和简单的公正的问题。只要人们承认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就不应该反对他们的要求。人们认为，通过全球性的音乐语言，通过全球性的体育媒介，世界就最有希望实现这一全球性的目标——大家都能以兄弟相称。怀着这一想法，格林纳达代表团希望，将于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在朝鲜的汉城举行的第2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该运动会的筹备工作，会促成和解进程的到来，以便使朝鲜问题能够在最有利于朝鲜人民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同时，现实是有两个朝鲜，北朝鲜和南朝鲜，它们被联合国军队监督的非军事区分开了。人们希望，这种临时的安排能够被谈判和对话所取代，以便使朝鲜人民能够尽快在国际社会中占居它们的位置。

至于塞浦路斯、阿富汗、柬埔寨、福克兰群岛以及其他冲突的地区，我国代表团希望并恳求，这些地区能够充满智慧，谅解和公正，以便最后能够确保和平。

一个全球关心和共同关切的问题是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滥用和非法贩运，这一问题象温疫一样正在全球传播，侵蚀着社会的组织。伴随着对这种危险物质的疯狂的追求的是暴力的相应增加，这种暴力在一些社会中正迅速地形成一种丑陋的罪恶人群。人们普遍认为，药品和国际恐怖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两个危险物正变得日益大胆，并对无辜和轻信的人带来浩劫。应该制止这种倾向。

另一个全球性关注的问题是艾滋病的迅速蔓延，这种病象灾祸一样，已经到了传染性的程度。在这方面，富有声望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应该继续集中精力，对这一危害健康的，有着很危险的社会后果的疾病的病源，预后及疗法等方面进行研究。

最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书记原则上同意从他们的核武库中消除中程导弹，这一步骤确实令人振奋，并且带来了希望。人类希望正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样，在漫长、困难和曲折的全部和彻底的核裁军的道路上人们也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最后，在联合国这一兄弟般的讲坛——在这里经常出现对立和敌对的问题——听取发言和进行发言的时候，我国代表团从这一神圣的劝告中受到启发：首先，你心中必须有和平，然后你才能将和平给予其他人。

汤普森先生(斐济)：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热烈地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我们也感谢和尊重你的前任孟加拉国的外交部长胡迈荣·拉希德·乔杜里先生，他出色地领导了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工作。

国际社会意识到了导致斐济政府更迭的目前的政治和宪法的发展。这一局势是一个内部问题，必须允许斐济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任何形势的外来干涉都不会有助于解决我们国内的困难，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理解我们的局势。

回顾去年的国际舞台，使我国政府受到极大鼓舞的是，出现了许多积极的事态，这些事态发展表明，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然而冲突国家能够相互达成一致。最近，中美洲国家五国缔结了重要的和平协议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对于许多依然存在的纠纷地区，如果它们有从我们的议程上消失的话，就必须本着同样的精神来对付这些地区。

使人感到痛苦的是，中东仍是一个暴力、动荡、有可能产生国际不稳定的地区。两伊战争极为悲惨地提醒人们，使用武力是徒劳无益的。为了中止这场冲突，最近做出的倡议，特别是安理会做出的倡议以及秘书长的亲自介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事态。我们祈求秘书长能够取得成功。我国政府依然保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回到家园的权利的原则，支持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获得安全的边境的权利。

作为我们愿意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对该区域和平进程作出贡献的表示，我们继续维持了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驻西奈部队中的分遣队。但是，我们为参加联合国在黎巴嫩的维持和平部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有二十二个士兵在那个遥远的土地上失去了生命，而我国却承担着日益增加的超过2千万美元的债务。这对斐济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是非常沉重和不公平的负担。我们敦促那些过去扣缴会费的国家缴纳拖欠的会费，敦促那些目前仍在扣缴会费的国家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特别痛心地看到，联黎部队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美国现在是扣缴会费的主要国家。

没有什么新的字眼可以用来描绘南非惊人的局势。但是，一些有希望的迹象表明，南非内部某些温和份子正企图寻找一条体面的向前发展的道路，但他们的声音太微弱，需要外部支持。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施加所有压力，迫使南非放弃种族隔离。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控制，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令人遗憾地证明，当几个国家坚持支持该政权时国际社会无能为力。

本届大会将再一次审查柬埔寨、阿富汗和塞浦路斯的局势。这些国家的人民又经过了一年的压迫、暴力和恐吓，但他们斗志高昂，希望不久就能够伸张正义，我们再次敦促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恢复对这些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尊重。

当世界几个地区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必须防止新的战争在其它地方爆发。因此，必须紧急地采取预防措施，在诸如朝鲜半岛之类的地区缓和紧张局势。我们敦促南北朝鲜的政府恢复对话，以便通过谈判解决它们的分歧，实现和平统一。在公正与持久的解决方法实现以前，我们支持允许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的呼吁，并同时敦促它们和平共处。

中美洲最近的和平协定是有关国家的一个勇敢的创举。应该尽力支持它们，帮助协定得到贯彻。我们在两天前高兴地参加了大会通过决议时的协商一致意见。

世界大部分不稳定的根源是财富与机会不平衡的分配。发展中国家现在承担的沉重的外债负担正因为工业化国家中日益成为潮流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加剧。过

去几年中局势已经恶化，然而那些有改变这种不平等基础的能力和资源的国家拒绝和不愿意采取有效行动。最近以极其乐观的态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七届会议看来也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不愿意打开自己市场面前碰了壁。必须找到一种消除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沮丧情绪和贫困与萧条的恶性循环的方法。

在世界的许多角落中还仍然需要铲除殖民主义的最后残余。当太平洋群岛托管领土朝着自决发展的时候，新喀里多尼亚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国在南太平洋中的这个邻居刚刚举行了一次大部分人抵制的公民投票。尽管提出了要求放弃公民投票和与土著人民的代表进行对话已使他们也能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的忠告和呼吁，法国坚持进行公民投票。看到仇恨加深和种族两极分化的发展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的估计是，我们这个近邻的局势一触即发，我们相信并祈祷，主要有关各方将会从理智出发力行克制并为寻找他们问题的可接受的方法努力。我们相信，土著人民的愿望将仍然得到法国政府的优先关注。

在非殖化委员会进行监督下仍然被列为非自治领土的其他领土正在取得的稳定发展令人鼓舞。其中许多领土位于太平洋。尽管不用重复，有关领土的人民必须自己决定自己未来政府的形式；这不应当由过分热心的非殖化工作者为他们作出选择或强加给他们。

自从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以来，《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已经生效。这把早些时候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南极条约》所包括的无核武器区面积进一步扩大，三项条约所包括的面积将近达到整个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苏联和中国这两个核国家已经签署了有关的《议定书》。当然，我们对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不愿意这样做感到失望。

我们再次呼吁法国政府停止在穆鲁罗瓦岛进行的核试验。我们敦促法国这个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主要大国关注太平洋国家的忧虑，从而消除在法国和太平洋之间促进和加强友好关系与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

18国集团的工作和建议对联合国官僚机构的开支和效率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必须赞扬秘书长为精简行政机构和厉行节约所表现的认真和坚决的态度。显然，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秘书处变得更加精干，我们也希望它变得更加健全。然而它面临的任务当然同样艰巨和复杂，因此眼前的挑战是巨大的。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在为人类服务中所作的杰出的努力。过去一年中秘书长和他的高级助手经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祝贺他们充沛的精力和对团结一致的世界大家庭的理想的坚定的承诺。

主席：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已经结束。我现在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被限制在10分钟之内，第二次被限制在5分钟之内，代表们应当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塞马拉先生（所罗门群岛）：我想提一下昨天法国代表团行使答辩权时法国代表对我国外交部长讲话所说的一些话。法国代表谈到了南太平洋论坛各国代表在提到法属非自治领土新喀里多尼亚时的矛盾之处。除其他事项外，他说所罗门群岛代表只谈到了卡纳克人的自决权。

法国代表的话是对所罗门群岛对新喀里多尼亚的立场的误解。他的话是对我国外交部长关于新喀里多尼亚的发言，特别是我国外长关于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自觉权的发言的严重歪曲。

为了澄清，我国外长昨天讲了如下的话：

“我要在这里重申所罗门群岛对新喀里多尼亚的基本立场。新喀里多尼亚是一个非自治领土；因此，法国作为管理当局有义务竭尽全力为它实现自决与独立。所罗门群岛充分支持新喀里多尼亚的独立，我们希望看到这一目标能够在没有进一步流血的情况下和平地实现。

系中的积极倾向必然为本届会议的工作带来新的动力，争取找到合情合理、公正和现实的办法解决当今的关键问题。

土耳其外交部长在发言中无端地对我国进行公然的诬蔑和谴责，这是与那些积极倾向相违背的。他提出这些指责的目的是要转移大会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本届大会议程中的严肃项目。保加利亚完全拒绝这些指责，他们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土耳其顽固地重复这些诬蔑之词，显然是企图蒙骗国际社会和土耳其公众舆论，使人们忘记土耳其公然践踏人权的行为，以及它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弊病。

我们听到他说，土耳其根据某些“人道主义的立场”行动。当然，问题不全在于你自己怎么讲。人所周知，土耳其没有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这方面的其它国际公约。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土耳其的法律首先是《土耳其宪法》就公开地违背人权领域中各国普遍承认的准则。这也是人所周知的。

在土耳其，公然、大规模地践踏人权的行为在继续。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迫害，被大规模地逮捕、遭受全面的酷刑折磨、被就地处决。1980年，土耳其实行军事统治，这种情况以各种不同形式一直持续到今天。几十年来一贯执行的童话和在肉体上消灭所谓非土耳其民族——如亚美尼亚人、希腊人、阿希里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政策现在依然在执行。土耳其境内1000万库尔德人今天依然是这种罪恶政策的受害者。

土耳其对一个主权的联合国会员国塞浦路斯相当大部分领土的非法占领也继续着。保加利亚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起谴责土耳其摧毁塞浦路斯文化、历史和宗教名胜建筑，改变塞浦路斯被占领领土人口结构等不能允许的行为，要求严格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决议。

关于所谓“外部土耳其人”的提法是一个民族主义和在本质上是侵略性的政策的最近表现，其目的是为土耳其向邻国包括我国提出非法要求寻找借口。根据

“我们坚决认为，联合国应当通过其适当的机构积极参与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化进程。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自决的合法行动。如果没有联合国的适当参与，法国当局就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对该领土未来地位选择所作的任何决定都不应当被接受为一项通过自由、公平选举的正常民族进程而作出的选择。

“卡纳克人——新喀里多尼亚的土著居民——在决定他们家园的未来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独立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新喀里多尼亚所有不同民族中，卡纳克人是人多最多的民族。有大多数卡纳克人支持的、以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他们的立场十分明确：他们要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而且他们希望在联合国的参与下根据《宪章》所规定的原则和作法行使他们的权利。”（A/42/PV. 31，英文本第47—48页）

西萨摩亚总理、论坛组织现任主席今天上午明确的阐明了对于未来问题的下述立场。他说：

“只有在那些长期居住在这一领土并忠实于这一领土的人参加的情况下，新喀里多尼亚的未来才能得到保证。我们希望管理国创造一个对话进程，带来一个与得到全球接受的联合国宗旨和惯例一致的、自由和真正的自决行动。”（A/42/PV. 32，英文本第42页）

十分明显，这里没有任何矛盾。同样显然的是，法国代表团还想散布歪曲事实的情况，尽管大会去年的第41/41A号决议明确的肯定并决定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

法国有责任履行它根据《宪章》第731号条款所承担的义务，这是毫无疑问的。

戈列马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我要求代表我国代表团行使答辩权，回答土耳其外交部长在9月25日的第12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保加利亚代表团密切地关注着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进程，深信国际关

1985年在安卡拉出版的地理教科书，在北非、中欧和亚洲中部的广大地区中都居住着土耳其人。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先生的最近讲话就更加明显了。他在这篇讲话中建议，土耳其应该象对付塞浦路斯一样，对保加利亚采取行动，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其它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发出了公开的威胁。土耳其总理这样吐露真言显然使土耳其感到尴尬，土耳其拒绝公布这一讲话稿，并企图掩盖这一讲话的重要性。

在其它国际论坛上，土耳其官员继续利用所谓的移民问题和他们捏造的在保加利亚存在某个土耳其少数民族的问题。这方面，我愿再次谈谈真正的情况。

保加利亚人民曾经遭受土耳其将近五个世纪的统治。1878年保加利亚解放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以及被迫接受土耳其国籍、加入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的后裔跟随土耳其行政当局撤离了保加利亚。到1952年为止，100多万保加利亚公民因种种理由移民到土耳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家庭分离的问题。1968年，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协定，让分离的家庭得以团聚。这项协议已经完成它的使命，在1978年结束。

在过去十年中有13万人离开保加利亚前往土耳其。此后，在一份有关土耳其总统1982年访问保加利亚的联合新闻声明中有这样的话：

“两国领导人认为以往有关大规模移民的各项协定已到期，并同意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根据其各自的法律考虑就使在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被分裂的家庭团聚所提出的个人要求。”

在保加利亚也有穆斯林人，但只有在土耳其人们才会将一个穆斯林等同于一个土耳其人。如果我们看一看有关的多边与双边协定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协定也谈到在保加利亚的穆斯林人，特别是在土耳其的保加利亚少数民族。然而，土耳其所经常引用的条约中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提到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事实。

今天由于土耳其无视二十世纪的许多现实而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加剧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保加利亚的关系显然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严正指出，土耳其对保加利亚的所有指控都完全是谎言的不实之词。

保加利亚共和国目前正在不遗余力的尽可能克服与土耳其的双边关系中所出现的僵持状态，努力在不干涉对方关系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文字努力恢复就所有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而进行的互利平等的对话。

洛希亚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我现在发言是为了回答法国代表昨天在行使答辩权时所发表的讲话。他就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到了我们的国家——这两个问题不仅对太平洋地区，而且对世界其它地方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两个问题是新喀里多尼亚与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我完全赞同索罗门群岛常驻代表刚刚所发表的讲话。论坛国家的立场并不矛盾。萨摩亚总理已就新喀里多尼亚问题明确阐述了论坛国家的立场。我们的所有要求就是使太平洋的水上大陆成为一个没有核试验的独立地区。

在穆鲁罗瓦岛的任何核微粒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是不安全的。法国与太平洋水上大陆，具体说与穆鲁罗瓦岛相距两万海里。法国位于欧洲大陆，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些微粒不会影响到法国，但却会影响到我们的渔业与海洋资源，而这些资源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就新喀里多尼亚而言，我们完全否认法国关于大多数新喀里多尼亚人已选择成为法国一部分的说法。在新喀里多尼亚参加投票的51%的人数中大部分是法国公民。他们是被运送到那儿的文职人员、士兵以及警察和他们的家人。1984年就有7千警察、军事人员和他们的家人被送到那儿。今年9月13日，这些人有权参加投票，因为他们的当地以居住了三年，这实在谎言之极。

我呼吁大会尊重《联合国宪章》，帮助我国人民根除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种族主义与少数人的剥削。

布朗先生（法国）：今天上午萨摩亚总理作为论坛国家的代表就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作发言。9月23日，法国外交部长在这个大厅中就最近在该领土内就自决问题所进行的公民投票阐述了法国的立场。萨摩亚总理指出论坛国家不能接受法国的这一立场。

论坛国家所持的这一立场并不奇怪，因为这一立场并不掩饰他们反对在新喀里多尼亚实行一条普遍承认的原则——该原则本身就是民主制度的根本基础——即，“一人一票”。而法国9月13日在新喀里多尼亚所贯彻的就是这一原则。事实上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这一合法、民主与无可非议的公民投票使得论坛国家大为难堪。正如所有人都可以看出的，这些国家顽固的，不则手段的，有时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拼命批评这一公民投票。此外，我还注意到只有这些国家——或者说几乎是只有这些国家——在一般性辩论中为他们自己的说法而辩护。法国代表团在本次大会的晚些时候将有机会详细的谈一谈这些国家所提出的说法。

谈到新喀里多尼亚，就必须了解到该领土的现实情况。不管人们乐意与否，新喀里多尼亚的现实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南太平洋社会。所有居民都应平等，有权自由决定其前途。这一现实不符合论坛国家的先验的意识形态立场，但这些国家却无法抹煞这一现实。因而，这些国家就试图强加一个人为的解决方法，他们歪曲了民族的基本原则，歪曲了人民自决权利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也正是联合国的原则。今年9月13日新喀里多尼亚的居民已经作出了回答，表明他们不需要这种解决方法。

秀蒲拉西先生（民主柬埔寨）：在关于柬埔寨局势的辩论过程中，有几位代表表示，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应取决于柬埔寨各方实现民族和解，然而再将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出。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重新回到这个重要问题，并作必要的说明。

自从越南军队1978年12月入侵并占领民主柬埔寨以来，我国政府对该问题给予了特别重视。为此，柬埔寨联合政府本着符合柬埔寨人民与越南人民的利益，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的精神，于1986年3月17日提出一项公正、体面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我们所赞成的民族和解必须在越南撤离军队之后、在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与不结盟的柬埔寨的架构下，加以进行。

对此，诺罗敦·西哈努克阁下曾于1986年9月30日向大会作出以下声明：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今年3月17日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了一份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建议符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以及1981年7月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宣言》。我愿简单地谈谈这八点内容：

首先，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就越南在一定期限内从柬埔寨全部撤军的问题进行了谈判。我们接受分两个阶段撤出越南军队的做法。

第二，在签署撤军协议之后将开始停火。

第三，越南的撤军和停火都将在联合国观察家小组的监督下进行。

第四，在越南完成第一阶段撤军之后，韩桑林集团将加入柬埔寨联合政府，届时这个政府将由四方组成，四方的每一方都将作为在民主社会中享有同等权利的政治力量。

第五，柬埔寨四方联合政府将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

第六，柬埔寨将恢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其完整的领土上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它将保持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并且在它的领土上不设置任何外国军事基地。联合国将保证它的中立地位。

第七，柬埔寨欢迎所有的西方和东方国家、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帮助它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

第八，柬埔寨愿意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一项互不侵略和和平共处条约，并与它建立经济和贸易关系。（A/41/PV.16, 第10—11页）

然而，越南却立即，毫不考虑地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它不但拒绝了我们提出的八点建议，而且自本届会议开始以来，展开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企图制造混乱，用它那一套谈判与民族和解的观点来迷惑国际社会。为了使所有对这一问题关心的国家了解我国的立场，诺罗敦·西哈努克主席，民柬联合政府总理宋双，以及民主柬埔寨主管外交事务的副主席乔森潘于1987年10月1日签发了一备忘录，见联合国第A/42/616号文件。该备忘录指出了我国关于民主和解的建议与越南提出的民主和解的建议之间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

(一) 民柬联合政府提议在越南部队根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民柬联合政府所将缔结的关于在联合国监督下于确定的期限内撤出全部越南部队的协定，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后，才进行民族和解。

越南提议在其部队仍留在柬埔寨，并且尚未就其撤出柬埔寨达成任何正式协定时，就进行“民族和解”。

(二) 民柬联合政府提议在越南完成撤出柬埔寨的第一阶段后，立即进行民族和解，成立包括金边政权在内的四方政府。

越南提议在其侵入柬埔寨之后扶植的金边政权的体制下进行“民族和解”。

(三) 民柬联合政府提议不加排斥和选择、人人可以参加、不论过去历史或政治倾向、不要求任何投降地进行民族和解。

越南提议一种具有排斥性和选择性的“民族和解”，其实际目的是分裂和削弱民族抵抗力量。

4.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民柬联合政府呼吁联合国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会员国支持民柬联合政府，根据大会关于柬埔寨局势的各项决议所揭示的原则谋求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的努力。

民柬联合政府恳切呼吁各国抵制任何旨在使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永远存在下去的“民族和解”提议。(A/42/616, 第2—3页)

最后，许多代表表示支持在大会有关决议的基础上，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一些代表明确表明越南必须首先从柬埔寨撤出全部部队，才谈得上根据我们的八点和平建议精神，在柬埔寨最终实现民族和解。我们对此表示特别的谢意。

哈克塔尼尔先生（土耳其）：土耳其外交部长在向大会的发言中，用非常温和的语言，谈到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受压迫的问题。因此，我们曾希望保加利亚的代表注意到这种克制态度，不使用答辩权。如果保加利亚代表认为已经答复了我国外长的话，他就大错特错了。没有人能否认事实，特别是那些已被国际新闻界作过许多报道的事实；那些有幸逃出保加利亚的人的证词，以及国际人权组织所掌握的事实。

保加利亚政府和它的代表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对保加利亚内的土耳其少数民族所犯下的罪行。保加利亚无法用改换名称、禁止进行宗教活动，以及禁止使用某种语言使世界相信一百五十万的土耳其人突然间变成保加利亚人。

即使土耳其不在国际讲坛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保加利亚仍然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如果继续推行目前的政策，他们将永远不会实现内部安定与和谐。这是问题的关键，保加利亚代表的辩解是无法对此加以掩盖的。

我们从一开始就呼吁保加利亚政府与我国就权利受到国际协定保护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命运问题进行谈判。那一方在拒绝谈判呢？是保加利亚政府。只要他们坚持这一态度，土耳其就有义务在国际讲坛上谴责保加利亚的压迫，并坚决要求让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自由决定是留下还是移居土耳其。

保加利亚应当对这一挑战作出反应。今天我们看到，即使是最得宠的土裔保加利亚人——有国际声望的运动员——也是一有机会就叛逃。可以想象，在保加利亚的其他那些比较不幸运的土耳其人如果有去土耳其的选择，将会采取怎么样的行动。我相信，保加利亚代表对土耳其局势的暗淡的描绘并不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一个人对土耳其的局势不满意，那么他总是可以离开这个国家的。然而，我想保加利亚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保加利亚代表对土耳其还提出了其他的指控。我们认为，保加利亚政府最好是不要提出那些毫不相关的指控，而是要洗清自己有关人权方面的记录。

保加利亚代表也歪曲了土耳其总理的发言。厄扎尔总理的用意在于强调我们对条约义务的重视以及我们保证充分执行条约的决心。

保加利亚政府非常清楚地知道，从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受到压迫一开始，我们就一直要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种立场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把土耳其总理的发言解释成为好战的意图是不可能的。保加利亚政府不可能以这样的借口来掩盖自己对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无情和残酷的压迫。

土耳其政府充分地意识到并且严格地遵守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以便睦邻关系能够健康的发展。 我们只是希望保加利亚方面也能够采取同样的态度。 请允许我在这里强调指出，土耳其历届政府多年来对土耳其少数民族在保加利亚的处境所表示的关切可以在保障土耳其少数民族在保加利亚的权利的国际协定中找到法律根据。

保加利亚代表谈到了有可能破坏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之间关系的行动，他不可能不知道，真正使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笼罩阴影的是保加利亚政府对土耳其少数民族采取的不合法和镇压性的政策以及保加利亚方面不愿意珍惜睦邻关系的重要性和价值。

托马先生（萨摩亚）：我想就法国代表几分钟之前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发表一下意见，他在发言中对南太平洋论坛国家不能接受最近在新喀里多尼亚举行的所谓的公民投票表示疑惑。 我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同事和其他代表已经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点也不为新喀里多尼亚的所谓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所动。 那些数字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已经说明那些数字为什么是毫无意义的。

法国代表似乎是说最近在新喀里多尼亚所表明的民主的实质是不能批评的，因而他对我们的批评表示疑惑。 我不得不指出，敢于批评新喀里多尼亚所出现的情况的并不仅仅是我们；实际上，法国内有些人似乎同意我们的批评。

法国代表似乎在暗指我们不能够接受得到普遍承认的民主原则。 我们完全尊重民主原则，但是我们认为，仅仅把采取某种程序当作是正常情况下的新式民主，这在新喀里多尼亚的问题上不会带来以民主为标志的体面和公正，而只会给一个殖民地民族带来严重的不公正。

最近举行的法国公民投票只是毫无意义的仪式，仅仅满足和符合大多数法国公民和定居者的利益，他们到新喀里多尼亚来是因为它是一块法国殖民地，他们也许仅仅把新喀里多尼亚当作是一块法国殖民地或者是一块法国的属地。他们并不一定会对新喀里多尼亚，或者说可能不受法国控制的新喀里多尼亚承担义务。

现在发生的情况是，法国通过自己多年来的殖民主义政策破坏了新喀里多尼亚的完整，并且破坏了新喀里多尼亚的政治未来。法国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计划，这就等于拒绝恢复这种完整，而且又把民主的原则作为一层面纱。

戈列马诺夫先生（保加利亚）：我们认为，土耳其代表团本来应该好好地利用行使答辩权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认真地解释一下土耳其总理厄扎尔先生对我国表明的好战和敌对的立场。这些言论并不是采取温和的语言的。可以肯定，作出这种解释并不是轻松的。土耳其代表没有提供这样的解释；然而，在这一方面我们期待于土耳其的不仅仅如此而已。

至于其他指控，请允许我重申一下我国代表团几分钟之前所说的几点，我的土耳其同事并没有谈到这几点。在对保加利亚的指控之下蕴藏着一种大土耳其的侵略野心，只是现在这种野心是以某种人道主义关心为幌子的。我已经说过，早在1982年，移民问题在双方的同意之下从两国的双边关系中消除。我引述的联合新闻公报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也要重申，土耳其所援引的多边或双边条约中没有哪一项提到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相反，这些条约谈到了土耳其的保加利亚少数民族。人们不禁要问：谁给土耳其权利把穆斯林教徒同土耳其人等同起来呢？难道这就是说世界上的所有穆斯林教徒都是土耳其人吗？

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土耳其必须立即停止在其与邻国的关系中制造紧张气氛。同样，现在是时候了，必须立即终止土耳其对联合国一个主权和独立的会员国塞浦路斯一大片领土的非法占领。

现在是时候了，必须根据国际社会的要求和《联合国宪章》以及有关的国际标准，立即终止土耳其严重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现在是时候了，土耳其那些对此视而不见的人应该澄清真理，将政治现实主义和责任当作坚实的基础。这将符合土耳其人民的最高利益，有助于维护该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就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而言，我国正在根据目前的现实、以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尽可能地使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正常化。

哈克塔尼尔先生（土耳其）：由于时间不早了，加上事实是人所尽知、不容置疑的，我就不再拖长这次辩论了。但我必须说，保加利亚代表的态度使我觉得，考虑到该国的许多独特性，他也许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的政府正在国内对土耳其少数民族推行有预谋和残酷的保加利亚化运动。

由于我的话和我国外交部长以前说的话一样，好象是说给聋子听的，那么我想不加评论地向我的保加利亚同事读一段《经济学家》1986年1月份刊登的一篇报道：

“保加利亚动员起了所有的科学家，竭力支持政府的观点，即该国的土耳其民族实际上是纯种的保加利亚人。一份民族日报上的文章分析了一些人类学试验的结果。这些试验据说是索非亚形态学学院的人类学家们30年来在三个地区进行的，这三个地区有许多保加利亚的土耳其、马其顿和希腊少数民族。试验结果如下：保加利亚民族是一个纯的、未受污染的民族，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未变。

“据这些人类学家们说，保加利亚民族于9世纪和10世纪形成，是斯拉夫人、色雷斯人和亚洲人部落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后来演变成了一个统治

实体，即今天称之为保加利亚人的民族。看来过去一千年中的外来入侵没有留下任何种族遗迹。也就是说，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成员只不过是恰巧说土耳其话的保加利亚人而已。

“南斯拉夫的南通新闻社报道说，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大脑研究所的专家们一直在研究保加利亚人的大脑。他们刚刚公布的初步发现表明，千百年来的艰难困苦加固了大脑，使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但这些研究员们还发现，事实表明保加利亚人没有充分利用大脑的灰白质。据说，该学院的院长曾经呼吁‘保加利亚九百万个脑袋的拥有者尽量不停的思维’。他们也许会开始考虑是否应该进行那一种已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起过时的种族纯洁性研究。”

现在了解这一切还犹未晚也。我想保加利亚代表也许会同意我的话，即现在是时候了，保加利亚应该鼓起勇气，采取全世界、以及我们双边关系中正在等待的步骤。

希马拉先生（所罗门群岛）：我也想谈谈法国代表最近的发言。那一篇发言进一步证明，法国代表团逃避自己的基本责任。根据大会1986年12月通过的第41/41 A号决议的条款，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民化是联合国的一个课题。作为新喀里多尼亚非自治领土的管理当局，法国依然有义务——我重复，有义务尊重《宪章》七十三条（辰）款的要求，遵守联合国在非殖化进程中的正常和既定的惯例，这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我的好朋友法国代表意思是说，我们地区的国家坚持“两人一票”的原则，或者说反对“一人一票”的原则。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实际上，这正是法国代表去年说的话。我在去年的发言中说，这明确反映了法国代表脑袋里想的东西。有一句古老、确切的谚语说，“心有所思，口有所言”。

所罗门群岛代表团当然从来没有提及过法国代表声称我们所持有的观点，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原则。我们所说的意思是，存在着真正运用民主的基本必要性。

剥去法语一层层的华丽词藻，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即法国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殖民地上进行了一场充满漏洞的虚伪的公民投票。其结果是巴黎事先策划、确定好的。

主席：我们结束了审议题为“一般性辩论”的议程项目9。

13位国家首脑作了令人难忘的演讲，139个会员国代表团团长发了言，其中包括10位政府首脑和108位外交部长。他们在辩论中栩栩如生的描述了人类目前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我十分满意地注意到，在第四十二届会议一开始，国际社会就重申对联合国的信念。许多发言者提到了秘书长递交给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报告，这绝不是巧合。我们确实面临着一项重大的责任。

一些发言中所提到的争取国际关系好转的令人欣慰的倾向应得到利用。我想，我们能够看到，大会到目前为止所作的工作有一个特点，这就是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渴望进行对话和达成相互谅解，以及总的来说一种事务式的、建设性的气氛。一般性体现了各国人民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克服不发达和贫困、和平解决使如此多的人丧生的不幸的人的冲突、以及寻求解决经济、生态、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新方法的愿望。我们的注意力确实集中到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上。

1987年9月18日发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国原则上就彻底销毁中程核导弹达成的协议以及双方就进一步重要的意图进行的交流得到极其广泛的反应。想要低估其重要性是困难的。

我把就这一问题发言的政治家所作的许多声明看成是全世界不仅呼吁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今年尽快达成一项合适的协议，而且还呼吁所有国家采取具体步骤以停止军备竞赛和开始裁军。这样做，各国将为加强国际安全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重要贡献，并将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这将腾出大量的资源用于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新建议和倡议提了出来，这些建议和倡议如果得以通过将大大有助于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我深信，在一般性辩论中所作的发言，尽管包括了笼统的看法和意见，但最终是为了实现《宪章》的宗旨。一般性辩论可以被说成是对加强联合国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对话和相互谅解的工具和多边主义机构的需要的明确的承认。我认为，这些想法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表示：我们需要把诚实和现实主义积极地结合起来。

10月7日未经表决通过的第42届大会第一项决议给重要的和平进程提供了新的推动力，我把它看成是本届大会的一个象征和使命。本着在一般性辩论期间所表达的主要的想法的精神，我们应该努力确保在寻求相互谅解和归根到底寻求意见集中的过程中探索一切可能性。

请允许我补充一点个人的看法。在9月21日一般性辩论开始的时候，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倡议下在黎巴嫩实现了四天的停火，以便给35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打预防针，防止各种传染病。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对所有如此友好地祝贺我当选为主席并对我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敬意的发言者表示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所有代表团的合作，这种合作使一般性辩论得以成功地结束而不必举行额外的会议，从而发扬了去年的积极传统。

下午6点15分散会